

筆記小說大觀
集

西溪叢語全
宋姚寬著

進步書局校印

西
東
風
雨
後
春
光
好

東
風
雨
後
春
光
好

宋姚寬著

西溪叢語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西溪叢語提要

宋姚寬撰凡二卷寬記誦淵博援據亦極為賅洽如以易肥遯為飛遯孟子不是若忽為不若是愈具徵卓識能發前人所未發述齊丘仲孚讀書以半夜鐘鳴為限寥寥數語而歐陽永叔論張繼詩之誤已意在言外自餘辨析亦頗精核是考據家之最有根柢者

西溪叢語卷上

宋 剡川姚寬著

周易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𦰩。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註引易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啟云。飛遯離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于陸。爲鴻漸于逵。以小狐汔濟。汔當爲訖。豈未辨證此耶。

論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於大事乎。觚木簡也。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

許氏說文。念音呼介切。忽也。引孟子孝子之心。不若是念。今所傳孟子曰。爲不若是。愬。趙岐注云。愬無愁貌。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愁愬。豈可愬愬然無憂哉。許氏說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念字。恐爲正也。

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

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者多矣。或謂天河激湧。

見葛洪潮說

亦云地機翕張。

見洞正經

盧肇以

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

施師謂僧隱之言

析水大梁。

月行而水大。

見寶叔蒙濤志

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

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

唐州

沿南溟而東過海康。

雷州

歷陵水。

化州

涉恩平。

恩州

住南海。

迨由龍川。

惠州

抵潮陽。

潮州

泊出守會稽。

越州

移蒞勾章。

明州

已上諸郡。俱沿海濱。朝夕觀望。

潮汐之候者有日矣。

退也

潮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

消息

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

元氣噓翕。天隨氣而漲歛。溟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

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乃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

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晦。

數切

魄虛於上下弦。息於輝朏。

女六切。朔而月見東方也。

故潮有

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

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

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

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

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

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沙必盡矣。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問曰。四海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四明。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為名。一屬會稽。一屬四明。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會稽。北望嘉興大山。屬秀水。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畏避沙渾。不由大江。水中沙渾。徒早切。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渾。南北亘連。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渾。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臯記。又有支諾臯。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竒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

取寄生木三呪曰。諾。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二七。循頭還着。令人不見。晁說非也。

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為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為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古樂府詩有之。本自巫山來。無人覩容色。惟有楚懷王。曾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無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

古文篆者。黃帝史衙人蒼頡所作也。蒼頡姓侯剛氏。衙音語。

杜甫詩丹青引。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即廷尉展之弟。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

杜甫詩。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槍。薛倉舒注杜詩。引車頻秦書云。苻堅造金銀綠沉細鎧。金為鉞以縹之。綠沉。精鐵也。北史。隋文帝嘗賜張奩綠沉甲。獸文貝裝。武庫賦云。綠沉之槍。唐鄭棨聯句。有亭亭孤笋。綠沉槍之句。續齊諧記云。王敬伯夜見一女。

命婢取酒。提一綠沉漆榼。王羲之筆經。又有以綠沉漆竹管見遺。亦可愛翫。蕭子雲詩云。綠沉弓項縱。紫艾刀橫拔。恐綠沉如今以漆調雌黃之類。若調綠漆之。其色深沉。故謂之綠沉。非精鐵也。

李義山代魏宮私贈詩云。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漳河隔夢思。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時。代元城吳令質暗為答云。背闕歸藩路欲分。水邊風日半西曛。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第一篇注云。黃初三年。已隔存沒。追逮其意。何必同時。按此詩當是四年作。甄后黃初二年郭后有寵。后失意。帝大怒。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洛神賦云。黃初三年。朝京師還。濟洛川。李善云。三年立植為鄴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紹云。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雒陽。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矣。怨盛年之不當。李善云。謂少壯之時。不能得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黃初二年。植與諸侯就國。監國謁者灌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故貶爵安鄉侯。改封鄴城侯。後求見帝。黃初四年來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上責躬詩。裴鉶傳奇。載感甄賦之因。文字淺俗。不可信。元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韻。有班女恩移趙。思王賦感甄。何也。李善注感甄賦云。東阿王漢末求甄后。逸女不遂。

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忘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玉纓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時已為郭后讒死。帝意亦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以枕資植。植還度輶輪。將息洛水上。忽見女子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集。又云。豈不欲常見。但為郭后以糠塞口。令被髮掩面。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耳。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勝。因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云。孔融傳云。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掠。而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魏略云。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脇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常。太祖聞其意。為迎取之。李太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可採。金膏祕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羈煩。江文通擬王徵君詩云。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翰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擬郭璞云。傲睨摘木芝。凌波採水碧。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雲物多珍怪。異人祕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注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穆天子傳。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多水碧。又云。紫桑之山。潯陽水。其下多碧。多冷石緒。未知何物。余嘗見墨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洪炎雜家引舊說。

云宮亭湖中有孤石介立。周圍一里。竦直百丈。上有玉膏可採。梅聖俞聽潘歙州話廬山詩云。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風力豈能加。日氣豈能曠。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豈非水碧耶。予久遊廬山。不聞有此。

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襖。乃音靄。相應之聲也。今人誤以二字合為一。劉言史瀟湘游云。夷女採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鬢粧色新。聞歌暖迺深峽裏。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此聲同而字異也。暖迺即欸乃字。

李義山崇讓宅讌詩。風過迴塘萬竹悲。洛陽有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先宅。李即茂先之壻。韋氏述征記云。此坊出大竹及桃。

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啟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竟不在數。若除國殤禮竟。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竟也。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曰。部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橫江潭而漁。今閱二篇。又無是一句。信有闕文。淵林出漢後。何為獨見全書也。嘗有策問云。蕭統文選載九歌。無國殤禮竟。晁無咎謂大招古奧。疑原

作。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云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惜哲盡叙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見威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效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反選去國殤禮寃以大招惜哲補。則二十五篇似為足矣。橫江潭而漁。揚雄答客難有之。如賈逵班固於離騷經。嘗以所見改易無疑。則九章卜居。如王逸輩或有改易。未可知也。書之闕文。未易深攷。

杜甫野航恰受兩三人。晉郭翻乘小舟歸武昌。西安將軍庾亮造之。以其船狹小。就引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猥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船也。

李商隱詩云。何人書破蒲葵扇。記看南塘移樹時。蒲葵棕櫚也。晉陽秋。謝太傅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安問歸資。答曰。唯有五萬蒲葵扇。安乃取其中者執之。其價數倍。又王羲之見老姥持六角扇賣之。因書其扇各五字。老姥初有難色。羲之謂曰。但云右軍書。以求百金。姥從之。人競買之。乃二事誤用也。

杜甫洗兵馬。左太冲魏都賦云。洗兵海島。刷馬江州。六韜。武王問太公。雨輜車至軫。何也。云洗甲兵也。魏武兵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

海上人云。蛤蜊文蛤。皆一朝生一暈。

趙純師孟云。澶淵之役。班師留兵器於開德府。謂之御前甲仗庫。著令監官四員。兩員宗室。庫內有張承業財計書。李克用兵法。此書今亡。

真贗。贗偽也。韓非子云。宋人求饒鼎。魯人云真也。齊人曰贗也。

夏歸藏云。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飢與喪。臣妾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所有也。戒之哉。

綢繆兩字而有數義。詩云。綢繆牖戶。注云。纏綿也。王粲云。綢繆清燕娛。五臣云。綢繆親重貌。吳質答東阿王書云。是何慰喻之綢繆乎。注云。綢繆殷勤之意也。

老杜送孔巢父。幾歲寄我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脚下有波濤。寄書事。乃蓬萊仙人也。洪慶善云。空中書乃鴈足書。非也。

酒謂之歡伯。焦貢易林。坎之兌。避之未濟。辭云。酒為歡伯。除憂來樂。福喜入門。與君相索。伯音博。協音也。王琪君玉金陵飲酒詩云。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舂寶釵碎。蓋謂水碓舂金釵糯也。金釵乃糯米之名。詩載荆公集中。非是。

杜牧之詩云。娉娉嫋嫋十三餘。豈冠梢頭二月初。不解豈冠之義。閱本草。豈冠花作

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微淡。亦有黃白色。似山薑花。花生葉間。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尚小如姪身也。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考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迪呂謂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有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

陶淵明閒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慙慙若探湯。願思為莞席。在下蔽匡床。願為羅衾幃。在上衛風霜。

東坡濁醪有妙理賦云。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飲吾友。僕謂我也。或以為奴僕。誤矣。吳越春秋云。吳國西子被殺。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鳴鳶。東坡詞云。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予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蘇。一舸自逐范蠡。遂為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嘗疑之。別無所據。因觀唐景龍文館記。宋之間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山數半潛匿。亭羅更蒙遮。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常人。效顰亦相誇。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妾。方悞羣心邪。此詩云復還會稽。又與前不

同。當更詳考。

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為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為。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為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閭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碑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碑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碑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為也。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碑。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飈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

衡其碑為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于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即晉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繆謂之蔡邕字矣。唐祕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自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祕書內省置。武后復徙於祕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左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預曰。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甚言其生之易也。據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其說與杜預異。

紹興府軒亭。臨街大樓。五通神據之。土人敬事。翟公異帥。越。盡去其神。改為酒樓。神座下有一大酒字。亦非偶然。目為和旨樓。取食貨志。酒酤在官。和旨使人。

昔張敏叔有十客圖。忘其名。予長兄伯聲。嘗得三十客。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蘭為幽客。桃為妖客。杏為艷客。蓮為溪客。木樨為嚴客。海棠為蜀客。躑躅為山客。梨為淡客。瑞香為閨客。菊為壽客。木芙蓉為醉客。酴醾為才客。臘梅為寒客。瓊花為仙客。素

馨為韻客。丁香為情客。葵為忠客。含笑為佞客。楊花為狂客。玫瑰為刺客。月季為癡客。木槿為時客。安石榴為村客。鼓子花為田客。棣棠為俗客。曼陀羅為惡客。孤燈為窮客。棠梨為鬼客。

襄陽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為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柱間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塚上為亭。鬼莫嗔。塚頭人即塚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除却空虛總是塵。

長兄伯聲云。洛中董氏蓄雷琴一張。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嶠嶢。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此詩見宋之問集。

滕達道蓄雷威琴。中題云。石山孫枝。樣剪伏羲。將扶大隱。永契神機。徐浩書。字類石經。今歸居氏矣。

嘗見一琴。中題云。唐大歷三年仲夏十二日。西蜀雷威於雜花亭合。

莫承之琴池之側。有隸字云。中平四年。逐客蔡邕吳中斷。

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為當代第一。